



自在言

陈煜

作业

既然选择从事教育，必有坚守的信念，难以计算时间成本，给学生布置的作业，何尝不是给自己安排的修行？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半个学期过去了！教书是份有规律的工作，须跟着学校的时刻表走。在确认课程安排与授课地点后，提前将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好，在日程表上做出标注，时间上如与其他事务有所冲突，须尽早协调规划。开设一门课都要经过从无到有的挣扎，好在专业的课程需要长期积累，每年根据研究心得与教学反馈做出调整，即便面对AI的挑战，尚能留有些许从容。

站在大学讲台上是件体面的事，也是件难事。“教”是可以掌控的，难得是的“学”——学生学到了吗？学到了多少？课堂上舌灿莲花自我陶醉，学生接受度有多高，听懂了多少？据说现在中国大陆的院校要求老师提高“抬头率”——让学生抬头听讲，而不是低头玩手机，甚至配有督导巡视教室……国大没有这类的管制，只是会在期末针对学生展开匿名问卷调查，从而对于课程和老师做出评估。以前这类调查是自愿形式的，这学期的最新指示是需大多数学生完成问卷，不得不在日程表上加注安排课堂时间请各位小主加持。

老师要怎么评定学生的学业？作业和考试是大多数学生的紧箍咒。虽然当代社会高呼成绩并不重要，这类说辞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是苍白无力的。一门课的作业量与成绩占比，在开课时就要说明清楚，否则会成为雷点。作业布置有了规矩方圆，绝大多数学生会紧跟前进，若是辅导得当的话，他们能够相互学习彼此促进。因此，每学期最费心费力的是作业的布置、辅导与评阅，在学生数量暴增却没有



国大教室外的风景。（陈煜摄）

教学助理的情况下，一边吐槽一边咬牙扛起重任。

一门课教授多年，理论上可以重复作业要求，唯独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。一方面不喜欢类似答案的不断出现，另一方面也希望学生作业能够予社会有所贡献，每年选题煞费苦心。“华侨建筑与聚落”这门课的学习，须评价学生对于建筑街区的认知，研究建成的古迹是最有效的方法。作业可以是小组或是个人的形式，分组作业的话，组员若能协力是事半功倍，若是个性不合的话，则是事倍功半，还需老师辨识各自贡献，以免招惹不公的抱怨。

个人作业是直截了当的，也是大多数学生喜欢的形式，对于老师却会是个烦恼，因为选择案例的数量与辅导评阅的工作量大大增加。岛国现存的典型华族传统建筑数量有限，这学期安排学生做一些非国家古迹的华族建筑的研究，遭遇的另一难点是现场调查。华族宗教或是社团类的建筑，理论上是对外开放的，实际上并不

容易进入，有些大门紧闭只对会员开放，有些对于外来人员有所戒备。虽然大多数团体对于年轻人的来访是持欢迎态度的，有时仍需老师出面联络协调，现场调查对于学生是一种考验。

在大学教授选修课或是指导论文时，都是学生选择老师，老师则无法选择学生，每次开学都期盼遇到勤勉的学生。布置作业安排课题时，并不知道学生的兴趣与能力，只能按照他们的学业背景做出大致分类安排。尽管作业提交前都有一轮的汇报辅

导，到了评阅时还是如同开盲盒——惊喜与惊吓皆有，好在往往乐多于忧。撇开评阅作业是极为耗费心力这件事不谈，仔细阅读学生作业是件有趣的事，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个性、兴趣与学习能力。有些学生举一反三挖出相关资料，有的心思缜密地展开层层论述，有的洋洋洒洒长篇大论，有的惜字如金不见段落只见句子，有的热衷于绘制图纸渲染，有的满篇是摄影美图，还有的乐于田野调查，主动奔赴现场，一回生二回熟交上朋友，不仅做了访谈，还拿到内部资料……

学生都是鲜活的个体，没有相同的成长轨迹。即便在大学教了十几年的书，总会有新的问题出现，偶尔情绪低落时须得自省。回望来时长路，自问大学作业重要吗？成绩有那么重要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然而，任何作业的进行，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，都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。既然选择从事教育，必有坚守的信念，难以计算时间成本，给学生布置的作业，何尝不是给自己安排的修行？